



三山齋集二

書

本館藏 共六

~ 16
2339
2



和
2339
6-2

三山齋集卷之三目錄

書

答從弟伯安

履素
〇二

答從弟誠道

履顯
〇二

答從弟季謹

履度

答從弟福汝

履完

與福汝

答三從弟聖循

履鐸

答從子麟淳

答三從侄達淳



答三從侄近淳

答洪伯能 六

答洪甥文榮

答李善長 廷仁○十一

答朴永叔 胤源○六

答柳汝思 二

三山齋集卷之三

書

答從弟伯安 履素

所問除服一節未能博攷只此數條亦可以裁擇吾意尤翁說最直截無許多繳繞而亦合於鄭註祥則除之文恐可遵行况今身有 國服雖云復常只是生布衣笠尤無嫌於從吉之速矣但芝村所謂祥吉續行之疑果難質言然誠如是異月可也中丁終丁又何擇焉此則未敢信其必然矣抑念禮意最以吉祭為急故苟值中朔雖禫月亦行之今既除服而公



然停廢於當行之月無乃未安乎且據鄭註練祥則以本異歲故異月以行至於吉祭本非異歲何必用此例也然此大節也不容草率更詢於知者以行之如何

禮記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鄭氏註曰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而除喪者祥則除不禫

尤庵答或人書

示疑禮既過時而不禫則寧復有脫禫之日也過大祥之後卽當復常矣

芝村荅閔士衛書

因有同宮私喪而退行大祥於四五朔後者其月仍行吉祭則祥日雖着白笠吉冠之着似當在吉祭之前禫雖過時而不行亦必有當禫之日以其日換着無乃可乎如於初丁行祥則中丁爲當禫之日終丁爲吉祭之日矣然若行吉祭於中丁則亦難如此豈就其中半日子而換着亦無妨否抑

三山齋集
今有人以大祥吉祭同月續行爲疑而有問者此雖不敢質言初丁行大祥中丁行吉祭則終恐未安矣如何

南溪荅申銓書

或因喪故不得已追行大祥於禫月則更無行禫之義矣祥祭時姑着麤黃草笠白布直領淡黑帶以行之俟後仲月正祭時始着純吉之服方似有據

荅伯安

父不主庶子之喪自服問以降鄭賈諸儒咸無異義

其說累見而不一見獨凡喪父在父爲主一語若不能無違而孔疏異宮同宮之論又足以通之蓋庶子賤本不合主其喪特以喪在同宮則家事統焉自不得不主耳若曰無論長庶子喪在同宮異宮皆父主之則禮意未敢知將置服問諸說於何地耶

荅從弟誠道

履顯

山祠事爲君思之至熟吾意終不可但已也蓋旣一日而蒞其土則縣中大小事何敢曰非吾責也近觀爲邑者於學宮議論一切視以職事之外而不欲與焉非也朱子爲同安主簿立蘇丞相祠知南康軍事

三山齋集
又立濂溪祠以二程先生配之何嘗不與於學宮事
也不惟與焉實皆以身主之矣夫豈不義而朱子爲
之哉今聞此祠爲雲谷將立別廟此非冒禁歟冒禁
以事賢者其義何居設令毋謂之別廟而姑假他名
以巧避禁條而俟其成而奉之則其苟且回譎豈士
子之爲也其亦終不爲冒禁者耶且此廟將立於本
祠之內耶外耶其奉之也仍其紙簇歟以位版歟此
不得以知者而要之冒禁則皆同何也當初雲谷之
追配已在禁令之後雖配猶無配耳今爲之特然立
廟由配食而爲別享是不惟成其前非而且張大之

表見之也非冒禁而何爲官長者其敢坐視乎此則
固在必禁無疑也但如是而無他道以處之使影堂
講堂各寄一隅而不經紙簇仍得以久褻尤翁之座
則又誰任其責也在他人尙然况吾家之於此老豈
不又別耶雖然此亦泛論公義耳今君則又有大焉
噫先君之於此祠其用意之勤何如也憂其處地之
不愜則爲擇址而移建焉憂其財力之不濟則爲折
簡而營聚焉其風勵士友同心致力見於往復書尺
之間者至今尙班班也至於告文之出則又精思博
識上爲尤翁致廟貌之嚴下爲雲谷遠非禮之愧真

三山齋集
堂堂不易之正論而亦一時聽聞之所翕然而無辭者也惟彼宋生者敢逞其一已之私愠徒以鄉里豪武之權箝制衆口肆意沮格至使多士所受手筆撰定之文終於棄斥而不用此實古今學宮所未有之變恠也及今人事既變又沛然自以爲無碍憑藉山長不思之論隨手胡亂無所疑憚吾誠懦緩獨念其逢時得得恣行胷臆有如朝廷間一進一退樣子輒爲之憤痛欲絕君亦何遠於此心也雖然非吾職則亦無奈何而今君有其職矣是未可一正之耶蓋上而爲國法下而爲尤翁私而爲父兄其義有如此

者此所謂終不可但已者也然則爲之將如何亦一依當日告文而行之而已今宜移書山長具道事由彼若許之則亦善矣不許卽招齋任而告之曰山長固管一院之事縣監亦主一縣之事守國禁嚴學制而正士習吾責也况此有舊山長定論未爲無所受乎仍卽其席使之刻日舉行至期又身往以莅之卒事而歸夫安有不可因此而雖或有些小紛紛亦何足甚恤耶不然而左牽右掣延過時月卒不免如會元安東事而止則豈不可惜亦何以解遠近有識之惑也知君自不爲是而且云爾者欲察此事理決

意而亟圖之耳未知以爲如何因來卽示可否爲佳

答誠道

祥禫間計閏既有諸先生定論復何疑乎家禮立文雖若可以左右看而前有鄭氏之說後有橫渠之論朱子於此若以爲不可則何無一言辨破而突然定制使後人迷於所從耶是故愚意每以沙翁所謂家禮不計閏統言自喪至此非必謂祥後者爲竄的確然則七月行祥間閏七月而八月禫當如來示矣

答從弟季謹

履度

正念那間祥日已屆擬以一書爲問手牘先至一寒

動止無恙殊以爲慰但此時懷緒想有未易處者愴傷無已示意具悉君家事勢之切急非不知之而禮有明文不可不謹守故有所云云矣今援家間已例於此誠難復言然家弟之婚乃在大功葬後此則禮經所許非可疑者惟倉婚其時果取裁於長者否久遠之事不可知其如何要之出於一時不得已之權宜而非禮之常也今乃援以爲例後人又將援今爲例遂作吾家一故事顧不重歟孟子因不親迎不得妻之問乃有禮輕色重之論今此期制中成婚不知與不親迎者孰爲大小而若不至於不得妻則恐難

三山齋集
輕議吾意則然幸熟講而審處也此間久苦感症屬
此歲盡百哀從以紛然奈何手凍艱此不具

答從弟福汝

履完

明間正欲送奴意外書至憑審抱行已返氣力幸無
甚損極慰懸念但引葬已卜日晬辰亦不多隔種種
痛慕益當如何凡具之罔措尤可傷歎將何以爲之
也無由續續相聞徒切鬱慮此身歸休益憊且添感
症見方委席呻楚悶苦奈何破土之太先似緣日拘
然則不過揭起傍側一片莎而止似不可以禮所謂
開塋域者當之姑勿用酒果之告而待開塋時行之

爲得否蓋疊行則嫌於瀆先告於今日而昧然於開
塋之時則又似失輕重之倫吾意如此更議於羣從
如何無論先後當使服輕者行之而其告辭畧依玄
石所言書在別紙耳空櫝向送於吉婦喪又有一件
稍欠新完而亦可用今不及出送從當付便耳油芑
一件壯紙一束油紙五丈覓送燈下僅此不具聞此
奴言李君澤模不淑果信耶慘矣慘矣

維年月日某親某敢昭告于某親府君之墓某親

從告者
之屬稱

某封某氏已於某月某日捐世將以某月

某日行合葬之禮今日破土謹以酒果用伸虔告

三山齋集
謹告破土時先告則用此
年月云云今爲某親某封某氏行合葬之禮謹以
云云開塋時告則用此旣以破土告先墓則祠土
地亦可同時行之否此亦窒礙處

與福汝

久不聞其間孝履如何春序且半感痛又當如新也
此中前病幸少減漸億難振則尙一樣矣可苦誌文
才已草定并行錄付去如有可議籤示爲佳事實雖
畧而規模大致亦可見矣文多則反晦其真古人之
以簡爲貴良亦以此君意則以爲如何也如伯能可

使一見而仍請其評論不妨燈前艱此不具

與三從弟聖循

履鐸

積年阻濶每切瞻戀卽茲涼秋仕履如何三從衰病
轉甚只自悶憐奈何卽聞今番節日停廢墓祭不知
別有何故而若以啓 舊園一事則 國家大中小
祀皆如常行之至於私家何獨有異祭祀行廢至重
萬一不當廢而廢焉獨闕一薦於家家上塚之時則
豈不爲未安之甚乎旣往不諫猶有一事程子張子
韓魏公皆用寒食及十月一日拜墳祭之其說在於
備要墓祭篇今人亦多遵行者愚意待遷 園禮畢

三山齋集
十月中擇一日追行墓祭以補前闕恐不可已事有所重不敢隱嘿幸議於可議者而處之如何墓祭與時忌不同先賢有遇雨或因事退行之說此可傍照也眼暗艱此不宜

答從子麟淳

持所後之重喪而以黻布笠帶除其所生之服則未論禮意得失其心必有不自安者沙溪論父喪中妻祥之禮謂以布衣孝巾行事妻喪如此他葺又可知今姑準此以行之無乃可乎吾意則如此

答三從侄達淳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既有禮經定制誰敢容他議乎此非薄於母也專以承後爲重嫡母之在否兄弟之有無皆不須論也旣曰爲父後則父不在可知今反以父不在爲無壓而欲伸之尤誤矣心喪服色詳在喪禮備要禫祭之具總服除後卽着之爲宜

答三從侄近淳

簇頭只是燕服與男子之笠子相似男子重服不廢黑笠則簇頭之亦然可知昔年此制之始行也出嫁女之有父母喪者例以皂色裹之其不用黑而用皂者又欲別之於輕葺也一時士夫家皆然便成通行

三山齋集
之規今亦當從之但以此承經則不成爲喪服又不可空首戴經吾意別具白色着衰時用之似宜不然則白帽亦可耶都不如復古之髻制自無多少窒礙而係是令甲之外奈何抑似此禮事旣不在禁條中不必甚拘否惟在量處

答洪伯能

異姓戚屬通婚之說詳見禮疑類輯婚禮摠論條諸先生所論差互有難適從而大明律有曰已之堂姨再從姨并不得爲婚姻再從姨卽所謂七寸親也然七寸親亦多而獨以再從姨爲斷此必有其義矣然

則他七寸固無不得通婚之理耶禮法家必有已例更博詢如何

答洪伯能

人家出嫁庶女遭其所生母喪而其母則初非家畜又是改適者其女服喪果何爲之耶

禮所謂嫁母定指父卒而後嫁者又是父之正室也今所問者固與此不同然將何所名而可也不過曰嫁母而已然則其服喪之禮又豈異哉此則非所疑者但家禮圖女適人者爲嫁母大功此果有可據耶不然而若但以凡適人者爲私親降一等之說例以

三山齋集
行之則恐其有更商者蓋三年之喪與他服絕異降而又降至於大功於義無不安否此是大倫所關非有聖賢成說時 王定制則不可以元儒一圖率爾斷行也審矣愚見如此更博詢以處之如何

答洪伯能

族侄大榮將遷其養考養前妣墓合祔於新喪而既行緇禮則其家廟當行告由而新喪後始爲繼後故未及告系後之由於其廟又未旁題則不可以孝子告之又是新喪初喪中則不可入廟行茶禮何以則爲當耶啓舊墓時喪人亦可主告耶

緇禮時告廟之節雖在初喪中孝子自當主之沙溪荅同春書在於問解改葬條豈未考耶但爲此哀繼後之初未經告廟故未免有艱脆今雖後時亟先追補此一節則以下事自可沛然矣入廟時服色與告辭中屬稱自有祔祭之例可據以行之廟中如此則啓墓自告不須言也

祠土地告由有遷葬新葬之異例而今并行新舊葬合祔則不必各告若欲同行告由則祝文中窆茲幽宅建茲宅兆各有異焉措辭何以爲之耶祠土地祝辭新舊葬不必各告者來示然矣但開塋

域時所告則須以舊喪改葬今喪合祔之意通融爲辭葬後所告則歸重舊喪而只曰建茲宅兆如何

緇禮後舊喪內外位虞祭當各行耶既是合槨之主則當合設行之如他祭耶

凡緇禮啓墓後諸節一如初喪虞祭亦其中一事雖已合槨各行恐當

既繼後之後當告其由於家廟改題亦當卽行耶當俟新喪吉祭而行之耶

喪後立嗣者告廟則固當卽行而至於改題禮之大者也何可於喪中行之待新喪吉祭云者得之矣

答洪伯能

無服遠族題主奉祀恐無其義母以亾子題之亦未見所據不得已姑從周氏祭錄妻爲主而以顯辟題主以待立後而改之爲勝耶此禮尋常難斷今亦不敢質言更問於知者而處之如何

答洪伯能

徐公家所問先儒皆以攝祀者不敢行改題遞遷爲言旣不行此禮則吉祭自當姑停以待立嗣而已其三年者復吉之節依尤翁說於當吉祭之月或丁或亥行之似好而旣入是月則朔日亦無不可告祝則

三山齋集
不必爲耳立後而內外從爲母子未有古據然設有
姑侄爲姒娣則姒之子其娣必不喚做外從而喚做
從子以此推之恐無可疑來論所謂當以本宗爲重
者約而盡矣前詢無後之喪母妻誰當爲主之說揆
以舅沒則姑老冢婦祭祀之義以妻主之爲是又無
妻則不得已母以亡子題主然終多窒碍處莫如急
急立後之爲善耳

答洪伯能

妻服中廢四時正祭既有朱子成法復何疑乎正祭
旣廢則葬後忌墓祭恐亦殺禮行之爲是蓋妻喪具

三年之體與他朞不同也鄙家丁亥所行記得未詳
而似不過如此祖喪葬後時祭行否宗孫則承重主
喪非所可議雖以支孫言之持重服於祖而舉盛祭
於禰無乃未安乎卽其行祭服色亦難用栗翁黑帶
之說愚意亦須姑停也爲長子服斬者其出入之服
尤翁以爲世人知禮者以麤生布爲衣而着布裏笠
以絞麻爲帶此似可從今人多着漆笠則與麻帶太
不相稱或着蔽陽子猶可否此無古禮可據故人人
所行不同難遽爲定制也網巾用白緣似宜法令雖
不許解官赴舉則是自我爲之者何必強其所不忍

也

荅洪甥文榮

長子喪中見新婦之禮吉凶相錯恐未可行必有不
 得已之故則主人暫着生布衣布笠麻絞帶尤翁所定出入
 之服如此新婦去其紅紫華盛之飾只行階下四拜而不
 用費為可耶此是臆見不敢質言其入廟時服色固
 有朱子深衣幅巾之規而今人常時亦未嘗如此只
 依上布衣布笠而帶則以布易麻似不妨而新婦廟
 見時亦如此而已有何異乎葬時未立主欲追成之
 者勿論其間久近當如來書所引尤翁說而行之而

當日先告墓具陳事由主成又告於主畧依備要題
 主祝是憑是依云云為得蓋與新葬不同不可不兩
 告耳

荅李善長延仁

家兄服制舍侄雖為四世嫡長無子而取族子立
 後家兄似不可為三年故以期為定嚶嚶丈大斥
 至以為亂統蓋其意雖無子既立後則有可受重
 處故不可謂無子也悲撓之中不能廣詢姑以從
 厚之意定為三年而成服此果得禮意耶

死而無子不受重雖有小記註說如今自有立後一

事豈有以此不受重之理豈古禮則惟宗子外雖其長子亦不得立後而既不立後則自不受重故其言如彼歟未可知也雖然不論其所以然之如何不受重則不三年宜也今令侄受重矣而以其無所生子不爲之三年是於疏家四種之外又別是一說也其可乎蓋此處惟受重與不受重爲大節正體之說不當拖引於其子也愚見如此未知如何

荅李善長

圖與書之異名雖未可考蓋以龜馬所負之文或似圖或似書而得之耳要非大義所關不必強求

彝倫者九疇所敘皆是也今獨以五行五事皇極當之恐不然

陳氏初一云云永叔說是五皇極不言人君建極之道一段推說甚好五事之德五事之用永叔說簡明可從

皇極體用之義徽庵程氏說

初一日五行章小註

甚明正與西

銘上半似碁盤下半似下碁者相類矣生成之云未見的確

有猷有爲章三等人高下次第朱子所論已自恰當而蔡傳說而康而色處却與相反常疑其未然今觀

三山齋集
來說似已暗合而論意簡約未能必其然否願更聞之耳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陳氏解或可備一說而要非正義汝雖錫之福永叔說是

無偏無陂朱子明言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今欲歸重於人君身上何也

以近天子之光陳氏說果不可曉

休徵咎徵同日若者來說甚順永叔何故別生議論今只以諸若字換作如字平心讀之則便見其爲閒歇未了語者更詳之如何

絡繹不屬乍看雖若差異然凡物團在一處者不謂之絡繹謂之絡繹則便見其錯落分布之象卽此而謂之不屬何不可也如星有絡觀其絡則衆星相屬觀其星則各爲一星而不相屬只在所指如何耳愚見則然而亦未敢質言

答李善長

皇極體用以生成配之雖亦說得去未若求之於文義之爲實故有所云爾矣大抵河圖之於卦畫其陰陽老少位數次第誠有沕合之妙而至於洪範只因點數之有九列以爲疇尋常未曉其配屬之意故不

三山齋集
覺其發之於此耳

有猷有爲有守者才德可用是上等人不罹于咎者其德雖未能盡協于極而亦無過惡是中等人而康而色者本有過惡方始革面而未必出於中心之實者是下等人朱子之意明是如此只觀三箇當字則可知其分爲三等人

人有遭妻喪者其父在故不杖不禫而又有子則亦因此而無禫耶若無禫則是其子爲母爲不杖期也若行禫則其人爲不杖而行禫也何以則可父在爲妻不杖朞古有其禮然家禮不論父在與父

亡而通爲杖朞杖則禫矣此尤翁說也恐當從之設或從古禮而不杖其子爲母豈有不杖不禫之理耶

答李善長

補亾章全體大用之義每疑陳氏註以明德之訓爲知至之釋故其言齟齬而不着然欲代之下語則又難得的確曩有人以此爲問愚只答云人心之靈莫不有知這是全體全體旣明則大用亦只在其中此言雖欠別白意則有在今請究其餘蘊而求教焉蓋此吾心以下十一字約之以經文則只是知止二字而經文知字朱子釋之以知猶識也則此所謂全體

三山齋集
大用者亦只是知識之謂耳知識之所以爲心之體用者何也人之一心虛靈洞徹萬理咸備本是無所不知底物事是之謂體以此之知應夫萬事者是之謂用心之爲心豈有以外於此者耶然體用本非二物吾之所知果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則其應事之用固有不待言而著者故誠意章註只言心體之明而不及乎其用意蓋如此至於此章乃并舉而對言之者特致其詳備且以微發下章誠意之端而已實非各有時節各有工夫如寂感中和之說也今必曰何如是全體之明何如是大用之明則非無

可言而却恐過費分析反亂正意如何如何或問顧
誕說正論明命之體用其所謂體卽仁義禮智之性
其所謂用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固與此不同
然其云無時而不發見者亦只說發用處全體便見
要人於此認取非謂靜時全體發見動時大用發見
也古人說體用自有多般要在各隨所指以觀之耳

答李善長

前書未及入襯又辱手告日來靜履增勝區區慰荷
履安杜門吟病祇益頽墮當此炎暑江樓亦未曾一
登意况可想也格致章疑義前幅畧已仰對今觀永

三山齋集
叔所論大槩與愚見不遠但以吾心作知字義看而
知識亦有體用云者却似費力愚意則吾心還他吾
心而其全體大用方是知識之謂如經一章註吾心
之所知者豈不是一般語意耶知識不必分體用只
一知識而爲吾心之體用愚之前書所謂心本無所
不知以此知而應萬事者正說出這意思如何如何
其說妙衆理宰萬物妙爲用宰爲體者有前言之可
據耶愚則嘗認以妙爲體宰爲用近看語類以爲妙
有運用之意則始意此兩句並說用一邊今反以宰
爲體宰卽宰制宰度之義豈得謂之體乎此雖非本

文大義亦願聞其說之詳耳至論明德與知至不同
處則其言儘明白難奪高明以爲非正義何也心與
明德固非二物然只曰心則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
者經傳中似此處甚多卽高明所引此德此心之云
亦是也此非難曉之義更詳之如何高明又謂無論
心與明德其爲體用疑無不同此則儘有商量然姑
論其槩則亦不必盡然蓋觀古人之言體用者固多
以靜爲體以動爲用而又有不取動靜以爲義者朱
子嘗以耳目爲體視聽爲用此等豈可以動靜言乎
然則此章之體用恐是耳目視聽之類耳大抵看文

字先教本文意趣爛熟通透然後徐取他說而參驗之可也不然而徑將外來義理務相詰難則無益耳徒自紛拏程子所謂字字相梗是也今高明所疑恐亦顧誕章爲祟且置之而只就本章虚心平氣而求之則便有犁然自得處僭易及此想亦不以爲罪也臨便呼寫不能盡意且俟早晚一番面究而此事却未易成可歎

答李善長

爲四龕註立祠堂於私室是於私室設爲祠堂如別室或壁藏之類而不立祠堂故謂立於私室耶

與嫡長同居死而有子孫者旣不可班祔於嫡長之祠一家之內又不容有二祠則只得殺其制而別立於其所居之私室雖亦名之爲祠其實如來教所謂別室之類而已壁藏是權制不當舉論

正至朔望註盞托托韻會謂手承物未知何物也盞托所以承盞亦盞盤之類而其制則未詳

附註劉氏說先救遺文次祠版祠版是神位影是畫像遺文雖重豈可先於神位影幀耶下大文曰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似當以朱子說爲正

先收遺文次祠版本書儀之文而朱子旣改之於家

禮其得失可知也

有事則告註獻茶酒再拜讀祝又再拜鄙家未曾如是行禮只獻酒讀祝後一再拜此果失禮耶然則大祭時獻酒讀祝無前後再拜者何也

獻茶酒再拜爲獻酒而拜此則朔望叅之常禮也讀祝又再拜爲告事而拜也此與他祭讀祝之只主奠獻者其禮宜不同

居家雜儀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者所以避煩而其下又言三再拜何也安在其避煩耶三人以上同處而拜止於三是所謂避煩也但見尊

長先後兩拜於古未聞豈當時之禮然耶

冠禮昏禮告祠堂宗子之子則固只告大宗之廟若是繼禰之支子而使大宗子主之則告大宗廟後亦將告於高曾祖以下之廟耶

支子冠昏只告大宗之廟而禮畢後始見於曾祖以下之廟此必有義意然若與宗子異居而自有奉祀之位則恐亦不可不告未知如何儀禮昏禮有受之禰廟之文亦可傍照否

冠禮初加賓揖冠者適房以後再加揖冠者卽席以前贊者立於何處耶

初加以後再加以前贊者只當立於當初房中之位
昏禮出以復書註交拜此承上不答拜之文而言
不必如壻婦之交拜歟

此所謂交拜揖卽常時賓主之禮與壻婦交拜自不
干

昏禮有六禮而家禮從簡只存納采納幣親迎然
親迎以前不可無請期一節

六禮之中納采納幣親迎其最大者也至於請期自
可從便行之家禮之不別立一節蓋出於從簡之意
必欲無已則只當依古禮行於納幣之後而已然今

俗納幣例在於昏禮前一日此時請期不已晚乎且
楊氏所定儀節亦難盡從蓋既具書則書中必已指
定某日而賓主却費多少辭遜末乃曰敢不告期不
亦虛乎

答李善長

同居尊於舅姑者尤翁說終是可疑來論大槩得之
而以父母若祖父母兼看云者亦欠直截蓋家禮同
居之文始見於祠堂章而乃指支子與嫡長同居者
也今以一室侍奉正統之尊而混稱同居尊長其必
不然且父祖而在則父祖是宗子而其舅則爲宗子

之子孫而已子孫據正堂見婦而父祖則退處其室亦安有是理雜記婦見舅姑之下繼曰見諸父於其寢鄭註以爲旁尊也家禮之文恐亦如此未知如何

答李善長

月前三書一一慰荷未幾而高駕飄然東出則雖欲裁謝已無及矣霜風漸高不知征旆方住何處起居一向清勝否計已尋歸路踏遍海嶽千餘里出入於錦繡瓊瑤之窟其興致可掬顧何由卽奉談笑豁此塵襟也只自瞻羨而已履安僅保宿拙間亦一入道峰孤遊無味倍想高風而歸矣文言敬義之說朱子

所論誠若有參差者然其正義恐當依經文以內外交養之意爲主而動靜之說則包在其中而已不然而必以動靜蔽之則所謂敬者只成靜時工夫而動處主敬之功闕矣豈其然歟幸更入思而還以見教也斬衰練時雖不用葛經而代以熟麻備要旣許其通用小祥之具註絞帶之用布宜無異同祖妣二人以上則固當祔於親者而今親者旣生存則何可捨前祖妣而必援中一不得已之變例也前祖妣又有二人則恐當祔元妃凡此皆是臆說惟在量處

答李善長

喪禮改葬條曰主人服總餘皆素服小註云應服三年者皆服總然則衆子亦服總歟

備要改葬條皆用丘氏儀節而所謂主人服總餘皆素服者語有未明然不直行刪改而只以已意釋之曰應服三年者皆服總此沙翁謹嚴之意也然則衆子之亦服總無疑

通典云前母改葬從衆子之制未知何意耶

改葬總古今禮書並不分長衆子通典所謂前母改葬從衆子之制者本以前母改葬服禮無其文故取繼母服準事前繼一故也繼母服又同親母之服然

則此衆子亦非長衆之衆如親母之子繼母之子此卽所謂衆子也妄意如此不敢質言

答李善長

凡喪父在父爲主鄭註云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此義自確若以此爲仍主其祭則於父之爲宗子者亦得矣若是支子已本無廟安所祔其子孫而祭之乎蓋禮喪主與祭主未必是一人如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曰凡主兄弟之喪雖疎亦虞之曰東西家里尹主之此等是喪主而非祭主也如曰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

此則祭主而非喪主也又有雖爲喪主而亦不主喪中之祭者如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曰主妾之喪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者是也惟適子爲父母適孫爲祖父母持重宗子爲妾子乃得兼爲喪祭之主今但據爲主二字不問其宗子與否而槩使之主喪與祭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答李善長

脯醢之生死異設於古無聞儀禮朝夕奠正是右脯左醢楊氏圖甚明玄石所謂象生時左脯右醢者何所據而質言如彼耶不惟脯醢爲然魚肉亦未見異

設觀於士昏禮及特牲饋食禮可知二者既然則餅麵恐亦一般吾意依沙溪說只易飯羹之位似當其說在問解卒哭條更與元吉議定如何

答朴永叔

胤源

中庸章句常存敬畏下小註敬謂戒慎畏謂恐懼可疑戒慎恐懼只是一樣字恐懼卽亦敬之意今以戒慎恐懼分屬於敬畏似若敬與畏有別者恐非朱子訓敬畏字最近之意

以敬畏分屬戒慎恐懼果太碎可厭引朱子敬惟畏爲近之說以破之甚確

慎獨之獨指心中發念處未及形於事爲者則章句所謂細微之事非外面作爲之事而乃胷中之事耶

只看暗處微事四字可知非專指發念處而爲言語類又直云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自知處如小可沒緊要處只胡亂志便是不謹獨其意尤明白

未發則性語其用則喜怒哀樂之發皆是性也方此心之未發也實具此喜怒哀樂之理在其中耶初無喜怒哀樂之理之可名只有箇仁義禮智而

已耶抑只有渾然不可分者耶

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夫豈別有喜怒哀樂之理之可名者耶然天下無性外之物則所謂喜怒哀樂者亦含具於四性之中但不可一一相配屬如四端之爲說耳朱子答陳器之書於此段所疑若預待者熟味之可以洒然矣

大本者天命之性似若以中爲性恐與程子方圓喻中之義不同未知如何

大本者天命之性非直訓中爲性也蓋推本上文若曰此所謂大本卽上天命之性云爾其下方正釋中

和之義曰此言性情之德着一德字其旨自明正是
程子方圓之說未見其不同也

達道之道字與率性之道不同而章句以循性釋
之者何也

率性之道是自天命之性直下來不涉人爲說達道
之道是言人之行乎此道者固不容無修爲之功然
修爲底卽其率性底非有他也故曰達道者循性之
謂蓋亦上段推本之意非謂不問情之善惡而一循
其所發也且如此則是循情非循性也

第二章下段章句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

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此處只言戒懼而不言慎
獨何也旣曰無時不中則慎獨實亦包在其中耶
第二章註愚亦常意其如此或以無時不中爲兼動
靜說而慎獨包在戒懼中此說又如何

答朴永叔

俯詢 國葬前私祭行否此何敢知而近因事到目
前畧有所思量者還以請教忌墓祭畧行先賢所論
固多如此然朝家旣新有禁令至於著爲成書而行
之八方到此難容他議來諭先正若在今日必不云
爾者真確論也若或人所云朝令非並禁單獻者今

三山齋集
讀補編本文殊未有此意 王言嚴重恐不敢輕加
註脚也此外諸不在禁條者正好熟講以處之朔望
參自有栗尤定論行之固無可疑惟俗節在可輕可
重之間要亦朔望之類耳朔望既可行則此何必獨
廢也來論疑原其取義在於燕樂之辰愚亦以此難
斷既又思今人於親喪中未聞有嫌其如是而廢此
祭者何也豈不以其原雖如此行之已久便同常祭
有不可一槩論者耶此處更願聞精義之論耳大抵
奉先大事也必其無一分可通之說然後不得已而
廢之斯可以無憾此不可不慎也練祥退行者於是

日何可愬然無事尤翁有畧行奠禮之說既謂之奠
則與祭禮大不相干奠則雖君喪未殯已許之曾子
問可考也

答朴永叔

續拜惠疏謹審孝履支安慰荷不已履安病劣如昨
無足喻者禮說又蒙俯問深見不明不措之意豈勝
歎仰朔望參或行或廢雖若各有其說然先賢既有
定論遵以行之爲合於不敢自信而信其師之義雖
以朝令言之其禁止忌墓祭而於此初無舉論亦在
所許可知也今強謂之舉大包小其誰信之左右既

三山齋集
知其謬而乃欲改前見以從之長廊之論殆不敢謂不然也所引尤翁說亦未甚褻蓋尤翁因朔望之可行而欲通之於忌祭左右則因忌祭之不可行而欲準之於朔望其主恩主義已自不同而要之忌祭雖殺禮何得與朔望同也特尤翁之意主於忌祭之可行而懼其無徵姑援此以爲說此見其德盛禮恭處今不察此而槩欲使二者之禮同其行廢無乃不可乎至於俗節愚意亦難輕廢但須減其饌品使同於朔望耳前書文澀致誤崇覽更檢則可悉矣未知如何紙盡不宣

答朴永叔

天有專言道之天有形體之天當以何看耶若作專言道之天則天是理也理命之謂性其果說得去耶若作形體之天則天是氣也出於氣天者又安得爲一原之性

天命之天只是穹然在上底而兼有主宰意如所謂惟天生民之天若偏主理主氣而言則誠有如來示二者之病矣

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讀者多以氣先理後爲疑

一蠢先生亦未免此疑

解之者以爲理必待氣而寓故不得

三山齋集
不先說氣愚以爲不特此耳夫氣未有無理之氣
生物成形者氣而所以生所以成者理也然則理
之意脉已在於生物成形之中
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驟看雖若有先後之序而其
實氣成形時理已賦焉只而亦二字可見其說出混
融初無彼此時節之可分也來論理之意脉已在於
生物成形之中者固是但意脉字恐下得猶弱耳抑
愚於此嘗有一疑天以陰陽五行一句今人多認天
作理陰陽五行作氣天作理之誤上段已言之矣陰
陽五行亦專以氣言則其下卽接以氣以成形未免

剩一氣字而理亦賦焉之理却無來歷竊意此句亦
合理氣而爲言而其下方分說氣如此理如此覺得
齊整有着落未知如何

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同異字皆通人物言則其
下過不及之差物亦可言之耶

過不及之差大體固就人分上說而於物亦何不得
通看耶如馬或蹄齧而善走或馴良而不善走非過
不及而何

理非氣無以寓故首節章句言氣頗多矣性非氣
無以發則第四節釋喜怒哀樂發處似亦當說氣

字而不少見何也

理與氣固不能相無然言之各有所當不必每每對下說來也首章之言氣也不言乎氣則無以見過不及之所從來而說修道之教不去四章之不言氣若言乎氣聖凡有萬不齊喜怒哀樂何能發皆中節而為天下之達道耶此朱子釋經精審不容加減一字處如何如何

答朴永叔

俯詢題主稱號去亡字而只云子婦則與亡室亡子之等類例不同此似有碍謂之亡婦則可矣而婦字

既兼兩義今人恒言皆稱子婦而鮮有只稱婦者其在別嫌疑之道未若直以亡子婦題之之為穩若以子在而惡加亡字於子上則此世俗無理之見耳何足拘也虞卒哭夫主之尤翁以為若從此說則多窒碍處盖古禮主喪主祭各是一事而今則主喪者便主祭其禮宜不能盡同也慎齋於此盖欲參用故有使子某之說然如是則便為舅主之豈可謂夫主之耶况子既攝祭其父之參與不參俱極不安誠有如來論者此正所謂多窒碍者也愚意且從尤翁之論勿論虞卒與耐舅皆主之却似直截未知如何告先

三山齋集
塋之禮恐當止於最尊位若無尊位而只有姑墓則何可不告也

荅朴永叔

震邸奄棄臣僚號慟何言况在此物義分尤別悲隕之至久不能自堪自經春間往復聲息又漠然馳想德義日有耿結忽辱惠狀比來酷暑靜養動止增衛區區欣倒何已履安宿病經夏轉苦日夕昏昏如中酒人眼前書卷一任塵埃忽此秋至只增窮廬之悲奈何奈何俯教臣民爲儲君喪之禮古今禮書無甚可據惟曾子問廢祭一段可見其與君夫人之喪

顯有等殺而今番朝令又於公除後許行私祭則只當遵以行之而已但臣子道理不可反輕於私喪朞功之例如來示忌祭減饌單獻卒耐練祥禫則如儀行之庶幾斟酌得好禫雖稍涉於吉自是喪中之祭期服未葬無不得行之文又何疑乎有私朞者常持之服等是朞也尊卑有別恐當以國服爲主今以並有君親喪而在家例持私服者爲準亦似矣然此已非古禮况傍親恩輕乎輾轉相援未知其必是耳私喪在途期功者不敢服其服而從之者南溪說雖若有意義未見的確所據而有事輕喪旣畢返重服

三山齋集
乃是禮家成法何必捨此而從彼也況今所值又與大喪有間者耶來諭似已得之矣

答柳汝思

期以下既殯之後擇日行禫沙溪說見在問解練祭條據此則尊伯氏禫事不必待仲氏葬畢之後但同宮則不可行耳果同宮而葬日出於下旬卒哭後無或丁或亥之日則此似難處然因此而遂用過時不禫之禮則於孝子之心得無缺然乎少牢饋食日用丁巳雖非丁亥巳日亦無不可又無巳日則只依內事用柔日之文而行之猶賢於已也愚見如此未知

如何禫在下旬則吉祭不得不退行於後月盖一句內不得疊祭禮有明據若異旬則自當繼行如禮矣或云既葬則不必待卒哭而行之此又如何

荅柳汝思

徐令有元查友也長子夏輔早亾夏輔之妻方見在而姑未立後又有夏輔之弟殷輔矣今於徐令之喪禮當依尤翁說急急立後然後凡百皆順而葬期已迫尙未決定今則勢將議權攝之制矣長婦主祀次子攝祀俱非禮之正者尤翁荅老峰之問曰次子不敢旁題而只稱攝行者實嚴宗統之

三大防士夫家不可不知也旁題例施於所尊既以顯考題主而獨不用旁題恐反未安此於禮意果何如耶

尤翁說恐最正先人嘗答人此問亦曰次子雖行攝主而不敢旁題則尤翁以為嚴宗統之大防豈未考而有此疑耶云矣

徐令之內艱祥事在於七月當行於徐令葬後矣祝文以權攝之意作告文具由以告其他先世忌祀只當以無祝單獻行禮耶

徐令既於喪中身亾則亟宜代立主喪之人以行其

祥事而今不能然只得且依通典徐邈之說見疑禮問解斬

衰次子攝主而具由以告如來示而已其他先世忌祀亦皆放此但不必續續告由於其攝主之初遍告於新舊几筵及祠宇而其後則只於祝文自稱攝祀子若孫似宜

徐令之葬雖因先朝受教當行於東宮葬禮之前虞祭卒哭則以當待魂宮卒哭之後徐令之內艱耐祭適緣事故未行今則不可不追行然則魂宮卒哭後擇日行徐令卒哭次行其內艱耐祭次行其內艱祥事似宜

禮曰三年之喪既顙其練祥皆行據此則先行後喪卒哭次行前喪祔祭又次行前喪祥祭無可疑者但國恤卒哭後行私家卒哭者先賢所論實指大喪而云今日所值其亦無差等否昨者禮官以公除後私家之祭許行可否承命來詢不久似有發落探問處之如何

三山齋集卷之三

三山齋集卷之四目錄

書

答趙樂之

入

答柳原明

星漢
○六

答金定夫

鍾秀

答李明叟

答鄭南爲

五

答金士久

壽祖
○三

答奇學祿

答文立中

躍淵
○二

答張澗

答俞漢慎

答李奎普

答陳廷杰

答韓思愈

答俞得柱

答朴漢欽

答李東運

答洪樂綏

答裴敬履

三山齋集卷之四

書

答趙樂之

尤庵論栗谷爲學圖多有所改正者以講學省察
涵養踐履爲目以敬總之程子曰涵養須用敬則
涵養之屬敬似不爲無據而必以敬通貫四目者
何也且涵養是本原工夫則當爲第一目而置於
第三者又何也省察當屬知耶行耶

歲改瞻仰益深忽辱手帖謹審新春閒居動止增衛
區區慰荷何已履安私門不幸纔哭侄婦之天情理

三山齋集
慘毒不自勝堪奈何奈何經年毒感衰氣殆盡重此
悲悴益覺澌凜此際 召命復降才上辭疏不知
批旨如何方此悚息以俟耳見論尤庵先生改作爲
學方圖不以涵養爲三者之首揆之以程子涵養進
學之序朱子以小學涵養爲大學之本之義誠若可
疑然竊觀先生之意蓋以知與行爲爲學始終之大
綱而省察涵養者乃其中間工夫又就二者而分之
則省察之辨別善惡實由於知故承於講學之下涵
養之持守本原爲行之本茲處於踐履之上而又以
一箇敬字摠括乎四者則亦未嘗不歸重於本原也

但涵養之次於省察又異乎中庸戒懼謹獨之序此
殊有碍然論君子體道之事則存養爲統體工夫而
省察便是其中之一事故其言如彼若初學之進爲
階級不先之以省察而施其爲善去惡之功則此心
之中天理人欲方且混淆而不辨雖欲存養存養箇
甚底然則二說亦未始相妨歟妄意如此如有不是
更教之爲幸至若敬之爲主於涵養一邊程子之說
固然而朱子又以爲聖學成始成終之要省察之爲
行之事觀於大學自脩之訓可知而中庸序以爲精
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則又近於知之事大抵聖

三山齋集
賢之言橫豎錯綜各有所指而不害其同歸惟嘿觀其正義所在而求以會通焉可也若論正義敬終是涵養意居多省察終是行之事未知盛見云何強億艱此不宣

尤庵答鄭景由書曰傳十章朱先生既分作八節必皆有說又以胡氏分首一節爲兩節合言悖康誥爲一節爲無謂朱先生分節之意果如是耶文王詩康誥有大道三段俱是言得失者而文王詩則通上文爲一節康誥及有大道段則分之各爲一節此果何義耶

傳十章分作八節未敢知朱子本意果如此否以康誥有大道兩段各作一節誠與文王詩之通上文爲一節者類例不同而愚意則不惟如此楚書舅犯兩段只以明上文不外本而內末之意則亦難自作一節未知如何

尤庵答李同甫論鬼神章書曰鬼神有以二氣言者有以實理言者觀於章句可見矣此章言其德之極盛而以誠之不可掩結之則其主理而言可知鬼神主理之義觀於章句何語而可見耶章句中鬼神主理之義如所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

所謂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者皆是也
洋洋如在不害爲理之發用處如其不然鳶飛魚躍
亦可專以氣看耶然此說甚長且俟異日面究耳

問解有三年喪者期大功既殯當行練祥禫亦可
行否吉祭雖稱喪餘與祥禫不同依時祭例行於
葬後耶三年喪畢正祭爲急當行於殯後耶

問解小祥條明言自期以下既殯之後擇日行練祥
禫豈攷之有未詳耶吉祭則自是正祭待葬後行之
恐宜

出繼人有前後妣則外親服制當主何妣家耶

慎齋答尤翁此問曰前後妻必有養已者當以養已
者之父爲外祖也尤翁之答或人亦曰前後妻皆沒
後始爲之子者當爲前妻之子觀於兩說則可以決
此疑矣

答趙樂之

乾卦象傳保合大和本義曰大和者陰陽會合冲
和之氣又曰各正者得之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
之於已生之後據文勢得之全之似皆指性命而
言然性命與大和有理氣之別此當何以看之耶
大和者氣也其曰全於已生之後則固指理矣然此

氣與理混融無間能保合此氣則理自得其全故其言如此非直以大和為理也

繼禰之宗亡室神主尤翁以為當就禰宗家然粉面既非宗子屬稱且於歲時薦獻事多難便欲禰於禰廟則有違孫禰祖之義何以處之為得耶支子之妻必禰祖廟固有尤翁說然其下又曰今人或禰於其父之廟而曲坐於東壁之下此則事勢之不得已也然則尤翁於此亦已有濶狹惟在自量其事勢而處之耳大抵從上說則誠有多少窒碍人家罕聞有行之者矣

旄牛尾云云

論尤庵集經義

後漢光武紀賜東海王旄頭註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今此所引多刪節故難曉耳然其曰以此牛之尾注於旗干者未見所據周禮旄人註曰旄毛牛尾疏曰按山海經有獸如牛四節有毛是也其牛尾可為旄旗之旄也此說似可從

惟洛食云云

蓋周公先卜河朔而不吉後卜洛則吉其曰惟洛對河朔而言也必舉瀍澗者洛地濶指此二水而後可

辨其界故耳非又卜二水也雙書之云恐失照勘

答趙樂之

程子曰爲學忌先立標準上章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此似有立標準之意然論其立志則當如此而若有計較固必之意則不可來說似已得之蓋立志不可不高遠用功則自卑近處做去

張子曰知崇天也形而上也此謂知形而上之理云耶抑借以喻天之高耶

知非形而上而其所知底則乃形而上也故直以爲形而上而卽接以通晝夜云云其旨可見借喻之說非是

莫非天也葉註謂人之氣質不齊皆稟于天然語類曰此正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據此則莫非天也似指德性物欲而言未知如何當以語類說爲正惟如此看然後於下文領惡全好之義爲相着

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此似謂如匏瓜之類不爲他物所纏繞退溪以爲若草木被延蔓之物又以上無草木字爲可疑以文勢考之恐不必

然

退溪說果可疑而來論恐亦未然蓋延蔓之物遇物輒纏繞不得上去觀於匏瓜之屬可知豈有他物反纏繞延蔓之物耶然則上所謂習熟纏繞者正言此心纏繞於俗事非俗事却來纏繞此心也

答趙樂之

人有一子而出後宗家其人死而無他立後處不免絕嗣出繼子有二子其第二子姑爲權奉主祀此主遷埋當在何時耶

出繼子之次子奉其所生祖之祭已是權宜之事尤翁嘗以爲不可然猶或以祭止兄弟孫之義傍照行之而至於其子則更無拖引之說情雖不忍只得裁之以禮而已如何如何

答趙樂之

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沙溪曰了知也釋在道字下釋疑據性理羣書以沙說爲未穩其意蓋曰悟此則爲徹上徹下之道蓋理自如此何待悟之而後爲徹上徹下之道耶不若只從沙翁說爲是不然讀屬上句亦如何

此無釋疑未記諸說云何姑以愚見論之則了此爲

一句蓋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泛着只似下學工夫惟能了悟仁在其中的意則便是徹上徹下之道道本如此不系了不了而此以人之見處言之耳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是則是爲句耶此理爲句耶或云是字句絕則是以下爲一句未知如何其下曰會鍛鍊得人說了退溪謂得人字絕句然說了二字粘下文似不着未知如何

六字通爲一句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記者之言說了以下記者又言伊川說上話訖又道恰好着工夫既抑之復進之此其爲會鍛鍊也說了二字未見其

粘下文不着

公是仁之理所謂理是在天者言耶抑謂人所以能爲仁底道理云耶

此理字最難說仁卽理豈復有物爲仁之理蓋公則仁公便是所以仁底故謂之理也來諭人所以能爲仁之道者與此亦無多爭而曰人曰能却似以公爲做仁之工夫與程子懸空說理之意不相似更詳之如何

知崇如天註能守品節事物之禮性斯成矣所以法地也成性二字通知禮而言此註專屬禮恐未

安未知如何

橫渠本文既曰不以禮性之則註說之以成性屬之於禮蓋以此也成性固是通知禮而言之者而論其工夫必始於知而成於禮如是說不甚妨

答趙樂之

朱子荅呂子約書曰冲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又曰謂當行之路爲達道冲漠無眈爲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竊詳當行之路卽發於事物之間者道之本原卽謂體也以此言之呂說未見甚背於朱子之旨而直斥以不成

說話者何耶

竊詳子約之言蓋以當行之路爲未足於言道而必以冲漠無眈者謂之道之本原此爲本原則彼爲末流而若有高下精粗之別故朱子斥之若朱子之分屬乎體用者則體只在用中所謂只此當然之理冲漠無眈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冲漠無眈者是也與彼說奚啻不同

退溪答李宏仲書曰氣質二字之異亦明甚呼吸運動氣也耳目形體質也竊詳氣質之質似與形質之質有些不同今以耳目形體當之耳目形體

三山齋集
一定不易似無變化之道而先賢之論如此何耶
退溪此書便以氣質爲形質誠有未敢曉者然其答
李公浩則又以形與質分別爲說而終曰人之質美
質惡不可以形模定但其爲粹爲駁爲剛爲柔之品
寓此形模而爲之質故渾淪而稱之曰形質云耳恐
此爲後來定論但公浩以人之能思慮動作者爲氣
而先生無所答似已印可而然矣其言果無病否回
教爲幸

答趙樂之

氣質說退溪答李公浩書似與前說有異而亦不

無可疑其言曰人之質美質惡不可以形模定但
其爲粹爲駁爲剛爲柔之品寓此形模而爲之質
故混淪稱之曰形質云耳竊詳此義視前書耳目
形體質也之云稍似有別而其質之得名則依舊
歸之於形質果以寓於形質故謂之質則氣獨非
寓於形質者耶竊意氣質不可求之於形質之外
而其所得名則恐不以寓於形質之故矣

退溪答李公浩書其分別形與質處甚好與前答李
宏仲者不啻有間故竊意其晚年定見在是而至於
所謂粹駁剛柔之品寓此形模而爲之質故混淪稱

三山齋集
之曰形質云者愚亦未甚洒然今得來辨尤甚明要
之恐未得爲究竟之論也氣質分開之難元來此非
判然二物然先儒多以清濁爲氣美惡爲質朱先生
天氣地質之說其意蓋亦如此只以此看定似無妨
但觀語類又有謂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此只
泛論人物正偏通塞之分則固然矣若就人身上語
其變化氣質之事則大有窒碍恐別是一義不知高
明嘗看如何願聞之耳

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

質語類卷四氣質之性義剛錄

人物稟生之初氣以成質有生之後氣行於質之

中 退溪答李宏仲書

答趙樂之

獷豕之牙程傳說於文義雖若未順然獷其勢卽所
以制其牙獷中實帶得制意如是看則自無可疑若
徐註攻特二字實本於周禮校人職之文是借攻馬
之法以明獷豕之義攻與獷皆所以去勢也此與傳
文只是一說今欲取舍於其間而至以攻特爲攻去
牙之尖處則殊未見所據且牙之尖處如何攻去得
亦甚誤也

答柳原明 星漢

阻餘書在涼深侍履增勝慰荷區區履安一味衰懶
 近又患感喘喘無生意悶苦奈何生家喪中所後家
 祭祀之節粟谷祭儀有云期大功則葬後當祭如平
 時本註但未葬前時祭可廢忌祭畧行如上儀上儀
即指
饌品減於常時只一獻栗谷此說雖泛言期大功而
不讀祝不受胙而言所生之服亦是葺制恐可做而行之亦不當使人代
 行蓋此與三年喪中祭先之禮輕重宜不同也傍題
 之子為宗家所奪而他子代之則不可不題只為傍
 題而改之雖若未安然如遞遷長房者亦有改題之

禮此乃只為傍題而改之者也此何獨不然

答柳原明

俯詢禮疑喪服疏父卒三年內母死仍服期之說雖
 若可據自沙溪備要已疑之至於尤翁則又以為經
 所謂父卒則三年云者正欲以見父在則不敢三年
 之意而已而以此一則字生出父喪未除母死之說
 者非常情所及故雖勉齋載之於續解終不敢以為
 必然而信之云則其意益可見矣先人亦嘗曰父卒
 則為母三年既卒則雖未葬不可謂非卒也然此為
 未葬者言之故其書如是而常日所論則雖一日之

三山齋集
間母後卒則當服三年愚之所聞則如此惟在擇而行之耳若從三年之說則以下題主祝辭等節自無疑礙而下棺先輕題主先重來諭已皆得之不虞耐待後事小記疏以爲待父葬竟先虞父乃虞母據此則不必盡行父之虞耐然後方行母虞可知既先後行之則雖同日似亦無妨而南溪則以爲葬日行父虞明日行母虞又明日行父再虞次第皆然未知果如何也

答柳原明

心喪人復常之節沙溪以吉祭爲斷此或統指復寢從仕與衣服之極其華盛者而言歟若黻布笠帶恐當依通典說除之於當禫之月在禮三年之喪禫而吉服三年且然况心喪乎尤庵答金九鳴三年後復吉時哭除之問曰當禫之月畧行哭禮以存行禫之義可也此說似可據故愚之丁亥所行二十七月改服黑笠白袍黑帶其翌月青袍絲帶如平日竊謂如此似不悖於兩先生之旨而亦未知果如何幸裁擇以處之也

答柳原明

心喪復常之期尤翁以爲當於吉祭月中或丁或亥

或宜祭祀日畧擬於心以爲此日當行吉祭以此爲節似不爲無所據矣今依此爲善朔日亦無妨惟哭除則不可吉祭本無哭故耳只於晨謁服吉服以行之亦何至太無端耶此外諸條所諭旣知父在母喪之無吉祭則皆不須論鄙家人行吉祭之說恐是誤傳也玄石吉祭必待仲朔云者似本於喪大記吉祭而復寢章陳氏註說然自鄭康成以下至於我東諸賢皆無此論蓋吉祭終喪之別祭非如四時正祭雖孟朔不必避也支子之子於其父喪畢後雖無遞遷之節吉祭何可闕也自儀禮以來初無宗子獨行吉

祭而支子則否之文昔時有人爲此論先人極斥其不然見有往復草藁從當入眼也

答柳原明

向者白石李上舍袖致惠書披慰至今雪後苦寒動止更何似履安病情轉惡似欲成脹果爾則尤不可說奈何前諭多少深見臨事不苟之意令人感歎但聞新除已經肅謝今不必追講而雖於後日區區拙分將不敢與聞於此等事此非自外於左右也素定則然諒恕之爲幸閣內親喪中首制古者婦人無冠故禮經所論不過髻笄總之等而今之簇頭則是冠

三山齋集
類也不知宜如何然曾聞 先朝此制之始行也士
夫家有此喪者例以皂色裹之蓋準之於男子期服
中黑笠也既無古據則今且從俗無妨否但如是則
加麻經於阜冠之上恐大不相稱又不可空首戴經
惟此爲窒礙幸更詢於知者如得可通之說則還以
見教如何笄則喪服記曰女子之適人者爲父母惡
笄有首卒哭折笄首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
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
笄也在乎斟酌以行之耳不宣

答柳原明

繼後者之爲其長子不斬而朞喪服䟽適適相承之
說不啻明白而小記䟽又云將所傳重而非適者謂
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養他子爲後者也如以此兩
說爲不可而棄之則已不然恐難容他議尤翁所引
程子䟽中適子之適以愚見則似只是適統之適與
禮經適庶之適義或不同未必爲確證也如何如何
所論王季武王服斬云云此則又非繼後者之比非
愚之所敢知也奔喪子除服之節愚則每以聞喪日
爲是蓋在家遭喪者成服雖或踰月其除服自以遭
喪之日此何獨不然也

答金定夫

鍾秀

曠阻德儀今至十年中間喪變宜伸慰禮者屢矣而
衰病踰蟄人事都廢只有一念馳仰而已不意下書
遠辱謹審庚炎政候起居神相增衛區區感慰不任
鄙誠第伏審色憂長時彌留是切仰慮耳俯示營門
所頒舉條下者謹已伏讀螻蟻微物坐辱 恩禮至
此之厚至煩城主閣下親勞手筆辭告丁寧事例稀
濶瞻聆俱聳惶恐震越莫知攸措其在義分固當竭
蹶趨 命之不暇而所叨職名萬萬非無似老蔭所
敢冒當惟茲血懇會已悉暴於乞免之章今不敢更

事覩縷而左右思量實無變動之路惟伏地俟誅而
已幸以此意善爲枚報如何適被感疾甚苦倩書欠
敬尤增惶蹙

答李明叟

人今日遭父喪明日遭祖母喪不爲承重恐非禮
意以疑禮問解考之則父喪未殯前遭祖父母喪
則當服本服未知如何

父死未殯服祖周通典說雖如此朱子家禮則只云
父卒爲祖三年初不論殯與未殯今人若從家禮則
無許多紛紛矣沙溪雖以通典說載之備要然其答

三山齋集
同春書則以爲只服期年則是無祥禫可乎尤翁又據沙溪此書謂通典未得爲定論兩先生之言如此則不待旁引儀禮疏而後可明也近世遂庵陶庵亦皆以通典爲不可從而陶庵說尤明備錄在別紙以備叅攷耳

陶庵答柳乘書

未殯則周固有賀循之說而此非先王所定之禮不無可疑夫喪不可一日無主若服祖以周則周之後祖喪便無可主之人是雖出於不忍死其親之意而父亡之後不得代其躬而盡三年之制亦

非所以順親之心此於天理人情至爲未安愚意則父喪中祖死者無論殯與未殯皆服三年恐爲正當底道理

答鄭南爲

逃阻聲聞每深懸仰不意昨今年兩度惠書一齊到手驚慰之劇殆不減面承談誨第審間遭本生重哀已經闕制而漠然未聞遂闕一字奉慰此豈吾輩事耶驚怛之餘繼之以愧歎不已惟以近間動止有相爲深欣釋耳履安衰癯已甚無復生人意象精神氣力視年前奉拜時不知落下幾層而近又兩眼暴昏

三山齋集
便成盲廢終年看不得一卷書撫念平生只增悼歎
奈何俯教先狀跋語與大文字有異何敢并辭而但
今病狀此亦難辦猶冀萬一少間庶得留意而不知
果有此時否耶是可慮也太極說神思昏瞶未及細
看而大體似已得之留俟更玩如有所見則敢不求
教耶

荅鄭南爲

稽顙去秋哭別屈指已過半年問聞兩阻殆無異相
忘而若其中心嚮違則何嘗不懸懸也明叟至忽辱
手疏滿幅敘述無非情話已不勝傾慰况審邇來動

止佳勝者乎孤哀子一息尙延忽見春序向暮叫號
無及只自隕絕而已尙復何言年譜旣失日記便無
可據區區採輯恐猝未成頭緒至於狀文體重事鉅
尤難容易下手獨賴數三朋友之相助方始書牘賸
事而此亦收聚未齊不可以時月告成事事如此歲
月荏苒人事不可知憂懼奈何書未勉語深感相與
之至意此亦日夕非無自念者而素無本領又禍故
來枯落已甚恐無以承當得起爲可悲歎然猶望門
下諸友無遽棄絕隨事戒誨俾有所警畏而亦願諸
賢益自奮進終有所立以無孤當日眷眷期許之意

三山齋集
此情甚真果蒙俯諒否擾極僅此不宣

荅鄭南爲

稽顙履安頑忍不死又見舍叔捐背凶禍餘喘更無
替事之地冤酷痛毒不自堪勝而轉眄之頃先人祥
事又過筵几永撤廓無攀依俯仰穹壤此何人哉只
自投血號天而已茲承僉慰書辭旨甚哀三復以還
尤不勝血涕之交迸也入此月來日俟登音而竟漠
然則知其爲雨所阻阻雨猶可或復有意外憂故歟
用是日夕憧憧今聞果行到甘川而回轡雖極缺然
而猶以衝潦狼狽起居得無深損爲大慰耳今夏長

霖此中亦然至在京至親多未來集而湖嶺聞尤甚
以是湖西惟三數人湖南只一人得及期以至嶺南
則全闕不獨僉尊爲然也惠助祭需旣不及事則理
宜還納而此僉尊至誠所寓來頭移用於節祀若禫
時似不害義謹受置以待祭文則今無讀處不免空
還然旣欲趁禫來臨則伊時哭墓以告之亦不妨耶

荅鄭南爲

履安家禍轉酷從兄舍妹相繼隕逝於數十日之間
孤露無死見此慘毒冤酷痛裂無以自堪伏蒙遠賜
慰問哀感良深仍審近日溽暑僉起居有相又劇仰

三山齋集
慰仲烈足下昨冬惠書亦已承覽而奔走喪葬討便
亦復不易訖遲仰報幸垂諒否履安悲苦塊居形骸
僅存或勸爲山水之游以豁幽憂遂作楓嶽往來轉
及於嶺東諸勝縱觀大海伊時覺胷襟洞然若可以
消遣滯吝而終是衰晚寡悰不能爲窮高極深之計
歸來又依舊吟病了無餘味其可憐如此今來諭若
相羨者相羨猶可又見誚以攬作私物誰禁左右勿
往而爲言乃爾恐非學道者之用心也僭率及此皇
恐皇恐

答鄭南爲

國哀久益罔極邇來積阻懸仰如結忽此手翰遠辱
謹審霜冷侍下起居增衛已極慰荷况聞靜中工課
甚富讀鄒書益有奮發之效尤何等喜消息耶今人
只爲無此二字意思所以似做不做終不濟事今左
右既有得於此矣若加之以信實切己之功久而不
懈則其進何可量也幸益勉之三山築屋固知此計
不小豈不樂爲助成而本倅初不相識方伯亦甚疎
不可開口雖欲轉請今人於此等事例不喜聞無益
徒見輕耳只俟早晚或遇可語者當勿忘也履安年
來衰朽頓甚強以從仕不堪奔走殘年書卷不免擔

閣一邊值此搖落只撫躬慨然而已先牘謹受俟移
寫訖奉還也不宣

答金士久 壽祖

遠代墓山將行緬禮而宗家代盡最長房遷奉廟
主尚存則今此緬禮代盡之宗孫主之耶奉祀之
長房主之耶

遠祖緬禮雖有最長房之奉祀者在乎重其事之道
宗孫主之恐當設使長房無存而已經埋主則宗孫
豈不主之耶卽此可以明之矣雖宗孫主之而長房
時方奉祀則告廟之禮長房以宗孫行事之意告之

似正未知如何

父有前後室而前室之子於繼母之父母兄弟繼
母存則有服耶無服耶後室子於前母之父母及
兄弟亦有服耶無服耶

服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
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氏註曰雖
外親亦無二統據此則非出母之子則不爲繼母之
黨服可知至於前母之黨禮雖無可據以小記附於
親者之意推之則亦當只服其母之黨而已若旣服
其母之黨又服前母之黨是亦二統也其可乎

儀禮經傳二十五卷宗廟章大夫三廟疏曰雖非別子而始爵者亦爲太祖我朝士夫旣是雜用大夫之禮則朱子雖有士無太祖之言而至於廟制獨不可用大夫之禮耶且雖用大夫之禮而不作三廟只作一廟則或爲權而得中耶河西翁雖非有功而亦可謂有德則其於私門可以擬之始爵者亦有可據之端耶

異姓大夫亦得爲太祖雖有孔疏所論其下又自以爲是夏殷之禮則其事之難徵已可見矣然此亦無論朱子家禮乃酌古通今之書也其於大祥章只主別子爲祖之文而異姓大夫初無所及又况國典亦無異姓大夫爲祖之法今捨朱子之訓時王之制而遠從孔疏難徵之說無乃苟乎以是尊祖恐非所以尊之也知有尊門已行之事而旣承俯問不敢不盡其愚皇恐皇恐

答金士久

遠祖緬禮所主伏承下教更無可疑而但山事旣宗孫主之則告廟者亦山事也主事者直告之或可於一事之義而更無碍於禮畢反告之際耶前告遠祖緬禮雖有最長房之奉祀者宗孫當主之

者蓋出重其事之意而更思之祖遷於上則宗毀於下到此時已無宗孫之名又何以行宗孫之事乎大體既謬無恠其隨處窒碍今但使長房主之則一齊順正矣長房之於宗孫雖輕重不同既主其祀亦主其緬禮在理當然倉卒臆對幾不免自誤誤人可愧廟制說既聞命矣儀禮經傳通解果非朱子所定耶孔疏三條之說既非則小記本註三別之解皆不足取信耶然則庶姓大夫不得爲三廟耶教生家事揆以時王之制實有不安者故欲求古禮而依之

儀禮經傳通解固朱子所定而其間亦有古今異宜處至於箋註紛羅同異互見則學者於此當闕疑而慎行之豈得謂一被收載皆可遵用也雖然愚於孔疏亦未嘗有斥但其夏殷云云謂不可遽從爾若小記陳註三別子之解直掃千載以來禮家相傳之舊而創出新語且其所解艱辛說得一箇別字而於子之爲義更推不去此則愚昧之所未曉也左右反欲引以爲重人見之不同有如是耶來諭又謂如愚說則庶姓大夫不得具三廟豈其然乎蓋大夫廟制其別子之後也則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爲三非別

子之後則無太祖廟而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爲三其
說詳具於王制祭法註疏通解中亦已收載即宗廟
篇孔疏
下左右其未之見歟大抵此段所論微有偏係之累
更虛心而反復之爲善

墓祭代盡之後宗孫世世主之耶置墓田諸位迭
掌則諸位主之耶遠墓一祭祝文以最尊者主之
何義耶不遷之墓祭宗孫既主則雖百世祝文可
稱孝幾代孫耶不遷之主藏於墓所則只有墓祭
其神主傍題世世改題耶

遞遷之祖長房已盡者其墓歲一祭諸孫中屬尊者
行主人之事而其祝辭自稱或曰後孫或曰幾代孫
俱無不可其不遷之祖而宗孫主祭則似當依家禮
祭先祖之例稱以孝孫而但與稱之於王考者相混
改以孝幾代孫恐亦不妨退溪同春說皆如此不遷
之主雖藏之墓所固當世世改題傍題則如上文祝
辭所稱耳

答金士久

俯詢諸條謹悉長派子孫雖已先亡既有五代孫則
其在嚴宗統之意恐當使此孫主喪而喪畢卽遞遷
于次房子孫而禮無明據不敢質言不遷位只行墓

三山齋集
祀尤翁說似本於家禮置祭田條親盡則以爲墓田
之文雖廢時忌祭不埋其主宗孫傍題主祀何害其
爲不遷耶

答奇學祿

羅州景賢書院卽寒蠹靜晦退五先生妥靈之所
其後以鶴峰金先生配享而位在東其後又以高
峰先生追配而位在西此則以其追配之有先後
而至於爵祝則先高峰而後鶴峰矣近日士論以
爲配位東西有序以聖廟顏東曾西觀之可知也
高峰鶴峰俱是溪門高弟而高峰年高於鶴峰故

爵祝旣先於高峰而至於位次則鶴東而高西有
班駁之歎欲改正位次而一邊之議或以爲神道
尙右西配重於東配不必改正云云未知如何
日前惠訪獲遂旣觀之願其爲窮陋之幸大矣又此
辱帖其間動止增勝區區慰荷無已履安一味病昏
自憐奈何論及景賢書院配享位次顧此蒙昧何敢
與聞而第以平日之所蓄疑而未決者還以求教朱
子於家禮祠堂位次旣用西上之制而至其所建滄
洲書院乃濂溪居東而明道居西又似以東爲上何
也豈學宮與家廟異耶雖然不獨滄洲如此文廟亦

然至於古者昭穆之法則雖家廟亦未嘗不然竊意
一列並享則以西爲上左右相對則從東以起雖未
知意義之果如何而其已然之跡有如是者今亦依
此行之較似有據惟在博詢以處之耳眼暗不宣

答文立中

躍淵

舅之子姑之子不言姊妹何也

旣以從母兄弟姊妹通謂從母之子則舅之子姑之
子亦兼兄弟姊妹可知也

父在不爲妻杖而異宮庶婦之喪其夫得以主而
杖乎

父在爲妻不杖古禮雖如此若從家禮則不論父在
父卒通得杖異宮庶婦之喪亦從奔喪之文舅主之
凡此皆尤翁所力主而便成近世通行之例矣

心制中妻喪服

心制雖重不在五服之內故凡有服者雖總功之輕
皆持其本服先賢所論皆如此心制旣然則禫制亦
當倣此

非宗子而祖與禰異廟則朝祖當於何廟

祖禰廟在同宮之內則當依古禮先朝祖後朝禰只
朝於禰則其告辭當曰請朝禰

上食東飯西羹

飯羹之設異於生時者神道尊右故也三年之內則象生時故東飯西羹

虞祭祝立於主人之右

凶事尚右吉事尚左陰陽之義然也

大祥祝亦當用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八字

當從家禮

虞則倚杖室外祔則階下小大祥則門外

哀彌殺故敬彌伸

祖龕西上則東西階亦當有尊卑之別歟

東西階升降生人之事非關於神道故只依常時

終獻親賓爲之兄弟在親賓之中歟

觀家禮喪中諸祭則親賓終獻時忌祭則兄弟終獻雖未知意義如何而要之互換亦不妨

時忌墓祭與叅禮祭土地叅降先後不同何也

凡祭先降神後叅神次第自當如此蓋必先有以降格而乃行叅拜也惟時忌祭旣奉主而就正寢墓則又體魄所在到此不可昧然無拜而猶未知神之所在故旣叅而又降其所以不同者似以此耳

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可乎云云

所論固是第觀夫子論史魚蘧伯玉與三仁之事亦不可一槩說當量其所遇所處而處之耳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云云

君子小人以德言爲是其論後人援引之謬則甚明正然其言本不足誤人亦不必深辨也

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云云

多語病勉齋撰朱子行狀曰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而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而無以致義理之實此言最切當

答文立中

明明德於天下云云

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卽所以明吾之明德於天下也何以言之明德新民分言之則固是二事合言之則新民便包在明德之內或問所謂至此極其體用之全一言以舉之者是也先曾祖論此頗詳其說在遺集雜識中試覓看如何

格物物格云云

栗谷亦云格物之格窮底意多物格之格至底意多正與來說相似然窮字只是添足至字之意恐不必太分開作兩片看也事物有許多故曰格物是零碎

說知識只是一箇知識故曰致知是全體說今日致知格物各有全體零碎則似以工夫之有至有未至者言之而非全體零碎之謂也更詳之爲佳

答張澗

長子之喪斬衰麻帶而不解官其義何也子夏喪明出於痛傷之過而責之以罪亦何也

爲長子三年先王之禮也不解官後世之法也然法之所以如此者蓋欲稍輕之於親喪而今行之只得謹遵而已

喪子而哀痛理也哀痛之過而至於喪明則情勝而違於理矣雖於父母之喪不勝喪比之不孝喪明亦不勝喪之類也謂之罪不亦宜乎

答俞漢慎

人皆可以爲堯舜論其性則果有是理矣至於氣質先儒又有變化之說而孟子猶未免英氣發露且夫孔門弟子如子夏子貢之徒親炙聖人終未爲聖人其爲堯舜何其鮮也其變化氣質又何難也未知此氣質之罪歟學問之病歟或曰人之爲學各有分量限滿則止此說又何如

左右歷舉孟子以來諸大賢之不及聖人者深致疑

於人皆可爲堯舜之論此世俗之見耳不意左右幾年讀書猶於此不明也至於所謂爲學皆有分量限滿則止者不知何人敢肆曾臆以貳於聖訓若是其無忌也是將沮天下向善之心相率而爲偷惰苟且之學其爲吾道之害大矣左右不是之斥乃傳誦而筆之書置諸可否論難之地不亦殆哉此是學問大頭腦不可然疑而止須將孟子論性程朱論氣質諸說聚作一冊子常常念誦熟講而精思之又反以求之於自家身心性情之間以驗其如何則自當有曉悟處聖賢豈欺人者哉

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復相尋旣曰理之常則其於常理人無所奈何而聖賢之生乎斯世亦或以理御氣反失而得反衰而盛者抑何理歟然堯湯之以理御氣者宜無所不盡而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抑何氣歟至於孔子之不得位顏淵之不得壽或曰氣數然也或曰理之變也理之變者亦何故也抑或理氣互有勝負歟

天下之不能常治而無亂此天地消長之理也然聖人當之須有扶持斡旋之道此非聖人能勝乎天也天之生此聖人而又使之達而在上則便是否運將

三山齋集
傾之時故聖人得有所施爲易所謂與時偕行者然也豈以理御氣之謂哉天下之理有常者有變者理之所以有變者以其所乘之氣不同而氣之所以不同者又必有是不同之理而後有是不同之氣也豈可以常者爲理而變者爲氣耶孔顏之不得位得壽謂是理之變則可謂之氣勝理則不可理氣元不相離不可言勝負

仲子齊之世家則其兄之祿與室應非不義而得者仲子之不居不食固難免滅倫之譏若其兄之居與食大段不義而其弟諫亦不聽則將奈何避

而不居食則恐傷天倫與之居食則同惡相濟如之何得其可也

仲子不食兄之祿不與兄同居者固以其兄爲不義也然假使仲子有父而其不義猶兄也則亦將不食父之祿而不與父同居耶禮曰子之事親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父子兄弟其分雖殊其天屬恩愛無可絕之理則同然則不幸而處兄弟之變者亦當參酌乎此說而行之而已以同其居食爲同惡相濟者語欠稱停

雙峰饒氏曰魂者氣之靈魄者血之靈心是魂魄

之合觀此說則魂魄卽心也心與魂魄果無分別而近來或有直指心魂魄云者亦未爲不可乎魂魄粗言之則只是魂氣體魄精言之則如所謂藏往知來者是也古經所論大抵皆粗言者朱子諸說亦如此間或推到精處而未嘗直以爲心至於大學或問先敘魂魄五臟百骸後乃及於明德則其旨益較然矣魂魄藏往知來心亦藏往知來此處誠難分開然魂魄之藏往知來只如耳之聽目之明各是一物上才能而心則主宰而運用之今有心病者不能藏往知來豈其無魂魄而然哉心不能運用故耳觀

乎此則二者之辨可知而况心之爲心又豈但曰藏往知來而已耶饒氏說務爲新奇恐不可遽從也

浩然之氣何氣也聖人與衆人異乎同乎氣有血氣氣質之名又與此一氣耶二氣耶氣之正且通者爲人偏且塞者爲物浩然之氣卽所謂正且通者正且通則人未嘗有異但就其正通中不無清濁粹駁之不同故不免有智愚賢不肖之或異未知然否

此段所論大抵多未瑩其病坐於徒知三者之爲一氣而於其條理分合處未甚致思耳夫三者之爲一

三山齋集
氣固然矣然浩然之氣是言人所得於天而至大至剛底氣質是通言人物所受正偏通塞清濁粹駁之不齊底血氣又粗了只是生活運動老則衰病則以菖蒲茯苓治之者也此豈不各異雖然浩然之氣無他也卽氣質之正者而所謂氣質又只在血氣之中是則可謂之一也若論人之爲學則於浩氣集義以養之而已於氣質則加以澄治之功於血氣則禁其妄動於物慾而必使聽命於義理又豈不各異及其工夫到後氣質之不善者皆已渾化充乎一身者無非浩然之氣而血氣爲其所用則泯然不見三者之

異而復歸於一蓋於一氣之中其同而異異而又同者如此不可僥倖只道得一氣便休也其以正且通者爲浩然之氣則尤甚誤朱子之論氣質必兼舉正通而於浩氣則只曰天地之正氣豈其無所以而然哉惟此一正字便見得至大至剛塞乎天地底意思多少明白今却添以通字不知通字何所當於浩然之義也由是而遂曰善養而復其正通善養固所以復其正氣而至於所謂通者則須別有工夫豈善養之可復耶是不惟不識浩氣而於氣質正通之分亦有所未晰也

答俞漢慎

心之爲物知而已矣知有從體言者有指用言者
大學致知之知字是體乎用乎經一章章句推極
吾之知識則以用言誠意章章下註心體之明及
或問所謂心之本體則以體言補亡章全體大用
則並舉體用而言朱子所釋亦似不一何也蓋體
與用本非兩物但窮理之工必就事物而致知之
方先自用始故此知字雖以用言卽此致其用乃
所以明其體全體旣明則大用亦不外是致知云
者只是明其心之謂也不必分屬知識無不至則

心之體用斯無不明矣未知如何

大意得之說出猶欠明白蓋朱子於補亡章只說心
之體用元不曾分知之體用心之體用者何也知之
存乎中者是心之所以爲體知之應乎外者是心之
所以爲用其實只是一箇知而已

答李奎普

春間惠訪幸得識面半日之間飽承英論至今欣然
如有得忽此辱帖霜寒動止增衛區區慰荷又何可
言也履安一病支離遇冷益無生意悶苦奈何示諭
多少深見雅尚所存其追悔旣往欲圖之於方來者

三山齋集
亦不可謂不切矣只緣商量太審終不能奮然擔荷
一日用力於實事此甚可惜其以有始無終爲慮者
亦私意耳事苟可爲則爲之而已安有預憂其無終
而初自畫也左右於科舉寧能必其有成而方且盡
力以求之耶誠能反是心而用之於爲學則又不患
其無終矣世間英才實難且感左右相與之厚不覺
傾倒至此諒察幸甚

答陳廷杰

廷杰遭內艱伯兄暨長侄俱已早歿伯嫂當服喪
三年而長侄婦亦服三年耶按備要沙溪先生曰

其夫未及承重而早死者未知何以處之也妄見
以爲伯嫂旣爲主婦而長侄未及承重而早死故
定侄婦服制以朞未知果合於禮意耶

賢侄婦服制關係甚重區區何敢與聞而旣承俯問
不容無對竊詳沙翁所謂其夫未及承重而早死者
似指先其父而亡未成爲嫡孫者也今賢侄之事若
同乎此則固可謂未及承重然其死也繼其禰而入
廟又爲之立嗣以承祖先之統則是便爲已傳重難
可同之於衆孫而其婦遂不得爲適孫婦之服也第
無古據不敢質言更詢於知者而處之如何抑此服

三山齋集
制不三年則當從本服大功今承定爲朞年何也此則恐進退無當矣

長侄早歿而無嗣故以廷杰小孫鍾鶴立後年方三歲當此先妣之喪當題主以顯曾祖妣旁題以孝曾孫奉祀耶若然則鍾鶴幼未將事廷杰當攝祀而虞祔祥禫時祝文式將何以爲之耶

宗子雖幼以其名題主自有先賢定論而其攝祭之祝則曰孝子某幼未將事使某親某敢昭告云云攝者屬尊則改使爲屬者亦人家通行之例也但今哀侍以祖攝孫則屬字與某親下書名亦似未穩或別

有他人可攝者耶或言幼未將事之下直曰攝祀子若孫某敢昭告于某親爲宜然朱子嘗論此禮曰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今以攝者之屬稱稱其所祭果無違於名不可易之義否姑誦所聞以備裁擇

答韓思愈

孟子曰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范純夫女讀此章曰孟子不識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朱子曰此女當是不勞攘猶無病者不知人之

三山齋集
疾痛也由孔孟之說則心有出入也由范程之說則心無出入也由朱子之說則心或有出入者或有無出入者三說不同蓋古人論心有二道有以動靜言者有以操舍言者若以動靜言之則所謂動處如明鏡在此隨物來照不可以出入言也若以操舍言之則所謂舍處如主翁不在荒屋徒立亦可以出入言也然則孔孟之謂有出入以操舍言也范程之謂無出入以動靜言也且程子謂范女識心亦謂范女能識心之動靜之非爲出入也朱子之謂范女不知人之疾痛亦謂范女只知自

家心之無操舍而不知衆人心之有操舍也未知如何

所論范氏女論心之說儘明白其於衆論不一處亦可謂該貫無碍矣只句語間時有小病如動靜操舍不合相對爲說蓋操舍中亦該動靜非二事也今但曰語此心之本然則靜而鑑空衡平動而因物賦形固無出入之可議而論工夫之得失則隨其操舍而存亾不同又安得爲無出入乎云爾則似更完備耶然孟子此段亦非主言工夫只說心之伎倆有如此者人不可不加操之之功云耳此又不可不知也如

何如何

答韓思愈

不見不聞體物如在良能也如此實理也如此然良能與實理又豈判然二物哉只一地頭從其運用處而謂之良能從其主宰處而謂之實理故良能之不見不聞卽實理之不見不聞也良能之體物如在卽實理之體物如在不可得而二之也但其言之則有序故此章自首句至矧可射思許多形容皆是說良能說良能而所寓之實理固已包在其中矣然若但如是而止則非所以主乎理而爲言故至章末始一

言道破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是夫由是而回看上文所言句句說良能處便是句句說實理真令人聳動鼓舞可謂妙矣雖以集註考之亦一則曰陰之靈陽之靈二則曰陰陽合散之所爲三則曰其氣發揚乎上皆是說良能無一句及於理而末乃以無非實者四字突然加之於陰陽合散之下卽此一句徹盡以上許多說良能處章下註則又承此意而直斷之曰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其條理精審旨意明白非朱子之聖於釋經何以及此今不察此而徒疑其上下語意之有所抵牾而欲強以一

之則不亦疎乎

答韓思愈

明德當以心為主然既云心則心之體段卽氣也氣之不齊有萬不同則心何獨爲清粹無雜乎朱子曰性無不善心有善惡若以心看明德則是未免湖中所論明德分數之說未知如何

心固屬之氣矣然止道氣不得必曰氣之精爽則可耳既是精爽便見其不囿乎氣此所以能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又安有分數可論也所謂心有善惡者亦只言心之爲物自會作用雖能爲善

亦能爲惡有如夫子所論存亡出入之義非謂隨人等品而其心或善或惡也今以此爲有分數之證大不相干

止至善非明德新民之外別有一箇地頭而下三在字分作各項綱領未知如何

明明德新民經也止至善緯也只此三言一部大學森然已具於此闕其一則下面許多道理便沒統領矣中庸三達德勇不在仁智之外而並列爲三與此義例正相似

曰定靜安慮曰格致誠正修似有兩段之程

定靜安慮是知止以後自然之效驗次第非如格致誠正修之各自爲一段工夫也觀於或問可知

事有終始先言終者抑有意義耶或曰知止一段重在能得故先言終或曰猶貞復元之義也兩說未知如何

不曰始終而曰終始恐無別義兩解皆未見其然貞元云云尤鑿矣審如其言則是爲旣得所止而又求有以知止其可乎

明明德於天下之明德是指己耶指人耶

明明德於天下恐是明己德於天下之意農巖先祖

論此頗詳見載文集雜識中試檢看如何

物格一段正說順推功效而或曰此段復說工夫若以功效言則章句當云知旣盡則意自誠矣意旣實則心自正矣何必更下可得二字乎或曰經文但云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則恐學者以爲知旣盡則意自誠意旣實則心自正何必更加正心誠意之功云爾故特下可得二字使學者知所以必加誠意正心之功也然則功效之中自有功夫之意此兩說未知是否

物格一段是說功效無疑章句兩可得字雖若以工

夫言而其實可得做誠意工夫者正是知至之功效
可得做正心工夫者正是意誠之功效畢竟功效爲
主

答俞得柱

自誠之誠明誠之誠誠明之明明誠之明上下誠
字明字似有淺深輕重之別歟

似然但輕重淺深字覺有病謂有自然與用力之別
則爲可耳

能盡之盡字或者以爲雖兼知行言而知意思較
重此說如何

固是兼知行說而歸重在行上看小註所引語類說
可知或說却相反未知所本

著與明何如者爲著何如者爲明耶

此數字階級本不懸絕然章句所謂又有光輝發越
之盛者亦已明白不必別求他解

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上下自字之不同曾聞命矣
而所以不同之義難爲分釋

上下自字愚則皆看以自己之自以爲不同者未記
有所論無乃誤聽而有此疑耶

不曰道者而曰而道何也而字似有深意歟

三山齋集
此章所論重在誠字而道則只是帶說去立文宜有
主客兩句間着一而字恐亦此意

誠字上章註皆以理言之而此則以心言之何也
此不難曉只虛心平氣將此章五誠字試作實理看
皆通否作實心看有甚窒碍否又於上文解以實理
處亦用此法互換看出則可見其各有攸當不容移
易矣如是而猶有疑則更教之如何

合內外之道與而道自道之道當一串看耶
兩道字未見有別

優優大哉之大字帶看多字之意歟

大字帶看多字意恐未然小註雙峰說甚明

君子尊德性章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當從許東
陽之說耶存心致知之各分首尾亦似井井未知
如何

首尾相應東陽說可從如來意存心致知各分首尾
亦不妨但既曰首尾則只舉上下二句以該其餘可
也一首四尾恐不如此

不議禮之禮字章句曰親疎相接之體行同倫之
倫字曰次序之體體字之義未詳

體猶今言體例體貌也

答朴漢欽

孤子十一月遭祖母喪十二月又遭父喪或曰禮當代服而待父葬卒哭後始為追服父葬未行之前當過祖母葬葬時題主當以孤子名旁題且當立喪主則烏可待父葬卒哭後追服耶承重代服則各於廬次當服其服而至於常持之服則當用齊衰耶斬衰耶

代父承重古禮雖無文自通典諸儒已有所論而今行之久矣豈容異議於其間耶其代服之節則宋時禮官引女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之例謂當因

其葬而制斬衰

亦現經傳通解

此說固有意義而尤翁則以

為父喪成服後當祭其祖此時當何服耶以此知服父服後即服祖服之說為得也今來論所慮題主時有碍亦此意也然則遵先生之說而行之無乃可乎常持之服亦有尤翁所論錄在下方

錄闕

答朴漢欽

長子無子而沒次子遭父喪題主旁題之說退溪荅寒岡曰不稱孝只書名祝辭曰攝祀事子某尤庵曰朱子荅李繼善謂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且曰次子主祭則用權字若如退溪說則祝

三山齋集
辭稱攝字爲宜若如尤翁說則攝字未安用權字
爲稍安然則權字用之於何處乎陶菴荅韓師悌
曰我外氏曾有權攝之舉題主則稱顯考而無旁
題行祭祝以攝祀事孤子某爲稱其時以此稟于
尤庵則不爲全可亦不以爲不可云若如陶庵說
則無旁題可知且祝辭所謂攝字恐不至未安矣
陶庵又荅人曰旁題雖不稱孝而奉祀二字甚覺
惶猥加權字差勝而此亦文勢不雅云然則其將
何爲耶

次子權奉而祧遷尤庵曰非權奉者所敢當若待
長子之立後則杳無其期然則吉祭其將久廢不
行乎

俯詢禮疑諸先生所論旣如是參差以此蒙識何能
有所會通而得其旨意之所歸乎第觀尤翁所荅老
峰書有曰次子不敢旁題而只稱攝行者實嚴宗統
之大防士大夫不可不知也此義儘直截不容破壞
陶庵所謂旁題雖不稱孝奉祀二字甚覺惶猥者亦
此意也至於祝辭自稱則退溪攝祀子之說尤翁雖
以爲旣無主人攝字無所當然禮有攝女君之文而
乃是女君死而妾攝之謂則無主人而稱攝者亦有

三山齋集
之矣此又尤翁之不可於陶庵外氏之間也歟恨不
及摳衣而仰請也喪畢祧遷既曰非權代者所敢當
則又安有長房移奉之節也但長子不得立後而引
至年久則誠多窒碍處惟在博詢以處之耳

答李東運

東運伯從兄遭長子喪而伯父出繼亾者亦無子
其服齊斬未有明據與其率意妄作以犯汰哉之
罪無寧從俗之爲愈故遂以斬衰成服未知於禮
如何若以服斬爲非則雖追後更服齊衰未爲不
可耶

正體傳重之義鄭氏註自不可易難容他解賈疏四
種說雖未見所據後來承用已久故沙溪載之於備
要至其所謂死而無子不受重者亦不三年一段則
刪而不錄其微旨可觀矣蓋古禮於此旣無明證而
今世則未聞有以無子不受重者旣受重矣何可不
爲之三年乎然則令從氏服制不當以此爲拘但尊
伯父丈旣是入繼之人則準以父祖適適相承之義
其果無所碍耶從來此事議論不一更博詢以處之
如何如知其非恐當因朔望告由而改之則尤翁說
可以傍照謹錄在下方

錄闕

禮出嫁女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服期蓋謂父死而子繼其後也若父在則雖適子不可言爲父後者禮出妻之子爲母杖期而爲父後則無服小記曰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蓋謂若服出母則將廢已之宗祀矣父在則父當主祭雖適子亦可以服出母然則伯魚之喪出母正合禮也以此相證則爲父後之爲父沒後語亦明而出嫁女之爲適昆弟服期當在父沒之後若父在則恐不當服期矣凡言爲父後者皆指父沒之後來喻所引小記說亦其明證也復何疑乎適人而仍服私服三年大違禮

法如知其非斯速已矣當於朔望告由除服

答洪樂綬

小學篇首書題題辭何者爲首

題辭從天道人性說起而摠論小學大學之事其體猶序引書題則只論小學卽今人所謂篇題也揆以庸學之例先題辭後書題爲是

題辭思罔或逾

思罔或逾通指誦詩讀書詠歌舞蹈而言

立教篇出就外傳章禮率初朝夕學幼儀

禮率初是言就傳之初須有朝夕常行之節次率者

三山齋集
遵此而不失也學幼儀則其事稍廣亦以時講而習之

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註故謂父母之喪必待三年喪畢後嫁之禮也而尤翁荅或人之說引證通解疏說以謂心喪中已嫁者既許其歸于夫家則未嫁者之嫁恐無異同云嫁未嫁豈無輕重乎

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賈氏疏常疑其未安今姑未論其他只觀喪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猶如此爲子者乃得嫁於三年之內豈其理耶未

嫁者之嫁與已嫁者之歸夫家恐亦有輕重之別尤翁所論未敢知也

周禮鄉三物章賓興之以賓禮待賢能而舉之歟賓興之周禮註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興之賓卽鄉飲酒之賓也

弟子職第二章毋驕恃力力指何事歟

毋驕恃力朱子以爲如恃氣力胡亂打人之類

明倫篇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几歛席與簞懸衾篋枕歛簞而襪之文理似倒

父母舅姑將坐此一節愚亦每疑其或有倒錯如以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九字移置於將坐之上則文勢甚順而何敢質言也今姑以註說解去則所謂將衽乃爲寢興後復臥之節其下接以舉几歛席等事亦不至不成說矣歛簟而襦之雖與上文歛席與簟相疊而此則重在襦之上古人文字或如此不必深疑

遞遷神主庶孽爲長房則旁題書以庶字耶
遞遷之主歸於庶孫則傍題書庶字爲正

出主告辭考妣并祭則敢請以下俱書顯考某官

府君顯妣某封某氏神主歟只書顯考顯妣歟
忌祭告辭如考忌則上旣書某官府君敢請之下只當曰顯考而於妣則備書某封某氏妣忌反此

凡祀主婦當亞獻扱匙而主婦若遭其本生父母之喪則其亞扱之節在於葬後歟在於期後歟古禮婦人之有父母喪者旣練而後歸然則未練之前不得參夫家之祭矣今雖不能準此未卒哭間不當離喪次葬前亞獻行否恐非可論備要所載期服葬後祭如平時者亦可傍照

凡祀進茶後家禮無下匙之文儀禮言旣扱匙則

三山齋集
當下匙曾見先生虞卒哭無下匙之舉願聞其義
家禮凡祭無下匙之文鄙家所遵者此耳

答裴敬履

冠者有冠以爲飾雖不櫛可以斂髮故其禮如此行
不翔以下則通未冠而言

父母喪則去髦似是去飾之義非以存沒而貳之也
昧爽而朝來喻所謂以未成人而殺其責者是也不
必別解

介婦之事冢婦以倫序之重而兼有承統之尊故其
教如此若第二婦以下則容有不能盡同者

不百里而奔喪小學註以爲猶言不越境蓋指異國
也生得歸寧沒不可奔喪雖若可疑然觀詩載馳章
范氏說則古禮自有如此處矣若一國之內則恐難
一用此禮未知如何

三山齋集

三山齋集卷之四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